

長篇香艷社會小說

海上

著

孽海春潮





社會長篇
香豔小說

孽海春潮

著作者 春蘭生

第四十六回

救同事茶房仗義 綁幼主惡僕生心

却說亦堂歡喜未完。愁又至。當他在近西行文明結婚禮時。不曾留意愛女掌珠。等到坐席。不見掌珠在旁。只道朱媽帶着她回去。照顧門戶哩。直到天明回家。不見掌珠。問過朱媽。方纔曉得愛女失踪。這一急。真是非同小可。虧得蘭香竭力安慰。并稱願負找尋全責。原來蘭香從前不是住過近西兩個多月。虧得一個俠義茶房阿桂極力



保護。纔得化危爲安。這時她想這件事惟有拜托阿桂。定有線索。故卽命車夫阿四將阿桂請來。當面把掌珠失踪情形。細說一遍。重托他偵探營救。阿桂素具熱心。受人之托。自然出力偵查。回轉近西後。心中默想。這件事不見得是客人幹的。若說我們同事爲非作歹。那末這裏茶房共有百多人。惟有皮條金生最壞。而且與他相識的。也都不是正經人。兼之他與林少奶有些嫌隙。如此說來。他是個嫌疑犯。應該從他身上根究。或有珠絲馬跡可尋。想到這裏。便到二層樓找尋金生。却巧金生昨晚輪着夜班。這時正在榻上休息。瞧科阿桂走去。連忙一骨碌誇下地來。問道。桂叔。阿有舍事情見教。阿桂道。昨晚你是夜班。伺候了一班怎樣的客人呢。金生答道。官商兩界俱有。



都是老客人。只有一班打撲克的。是臨時開房間。去得還不多時咧。阿桂問道。這班可是歹人呢。金生訝然道。桂叔。你爲甚發此怪疑問呢。這班都是肥凱公司裏的職員。並不是歹人啊。請你老實說吧。這種啞謎。叫我那裏摸得着頭腦呢。阿桂就把李公館昨天在此借喜事。一個六歲的女孩子。霍地不見了。李公館爲息事甯人計。尙未報告捕房。先托我暗中調查。因見你常有一班白相人開房間。所以特地來問你。可曉得這件事是誰幹的呢。金生聽說。嚇得目瞪口呆的說道。老爺叔。這件是綁票案子。非同小可。做阿侄的雖則喜歡胡調。不過在寡老面上少正經。遇到那些文明淪白。總要搭趣打趣。胡調一會罷咧。若說強盜綁匪。這是大舞台對過天曉得。做阿姪的一個



也不認得。這個嫌疑是惹不得的。全仗你老人家照顧。替我在事主面前洗刷乾淨。免得無端被累。這也是你老人家的陰功積德。阿桂答道。並不是我喜歡干預外事。緣事主方面重托我調查。而且還指明你是個嫌疑犯哩。那末你既然不會曉得。虛則虛。實則實。儘管照常辦事。切不可避不見面。反爾要變做畏罪先逃的。萬事有我在這裏。不用慌張。金生說道。桂叔。全仗你替我保險。待我暗中也幫着你調查。老實說這班亂人。我比你認識得多啦。阿桂道。費心費心。若然你查出線索。賴以破獲。定有相當酬勞的。常言道。一人嘸得兩主意。阿桂本覺無從着手。現在便和金生商量調查方法。金生問道。那個女小孩昨晚在啥時候失蹤的呢。阿桂答道。傍晚男女賓坐席時候。



在坐席以前還在她父親跟前咧。金生沈吟了一回。說道。我們倆且去問問這班值桌的同事們看。噫。說着。他們倆同步下樓。向一班承值禮堂的茶房。說明掌珠失蹤情形。并問昨晚坐席時可有人瞧科。這個穿得很美麗的女小孩。有誰抱過的。各茶房都面面相覷。一個年約三十多歲。名喚阿福的說道。看結婚的女小孩。足有二三十。就是坐席時候。男女小孩子也不少。不過都有女賓帶着。祇有一個女孩子。本已入女賓席。旋因客多了。由新郎抱去。後來好像是新郎的包車夫阿金。抱着向外去的。不過事關綁票。既是自家車夫。斷然不會幹沒天良事情的。阿桂叔。你還須加以實地調查。或者有蛛絲馬跡可尋。也未可知。若然憑我一言。就認定阿金是綁匪。只怕其中有



冤枉。茲事體大。還宜三思而行。阿桂答道。你的說話不錯啊。而且近來的綁票案子。泰半是車夫的線頭。據我看來。這件事倒有七八分把握哪。既是他們自家人做的。我們可以脫然無累哩。現在我要去回復事主。替各同事脫清干係。順道瞧瞧那車夫阿金的面孔。常言道。賊人心虛。做了這件事。總有些破綻。瞧出來的。說着。向外坐街車。逕至李公館。蘭香正在樓下廂房裏。見阿桂笑容可掬的走來。料必有好音報告。便問道。有無線索查得呢。阿桂四顧無人。便把阿福一席話。以直告之。蘭香便擡叫人鐘。巧妹走來。便叫他請亦堂下樓來。巧妹去不多時。新夫婦倆同至廂房。阿桂叫應李少爺和新少奶。接着把方纔的話。說一遍。亦堂低低說道。我們且勿吐露口風。待我



來追究阿金。事情大有可疑。昨晚上半夜。不曾看見他。今朝清早出去。直到此時還沒有回來。可見不是他一個人幹的。這時去商量進行辦法咧。接着向阿桂道謝道。虧得你出力幫忙。半天功夫。已經調查清楚。且待尋回了小女。定當重謝哪。阿桂謙遜了幾句。告退回寓。現在要提那掌珠。確爲阿金同着幾個專綁小孩的匪徒綁去的。他有何不嫌於家主亦堂。要昧天良下這種辣手呢。看官們諒都記得第三冊裏。亦堂和小廣東。在舞場裏大鬧酸風潮。不是托阿金邀請他的錢老頭子出場排解。祇因小廣東初時不肯和解。以致錢老頭子空勞往返。不曾有顏色顯出來。等到後來由陳希天律師出場和解銷案。錢老頭子倒也不在心上。那阿金却大發牢騷。空奔波了半



個月。和息費一千金。還是他送交陳律師的。他却一個老錢沒有到手。叫他那得不要懷恨呢。一日。他的表弟姚阿春向他借錢。阿金拍拍腰包嘆道。說也慚愧。我身邊常常畢的生司。八隻老洋一個月的工資。拿回家去。只穀付房租。那末妻兒老小吃的穿的都落空。就是我自己。身上也只好出毛。那裏還有餘錢借給你呢。阿春問道。難道諾大一個公館。沒有外快賺的。阿金牙癢癢的答道。我們的東家。實在是屈死。情願把整千的鈔票送給小廣東用。在我們面子一個沙亮子都不肯落脫的。阿春道。可就是那件醋風潮。你爲了他奔到鄉下。請老頭子出場排解的呢。阿金道。誰說不是呢。我爲了這件事。足足有奔了一三十次。終了一個老錢也不曾到手。你想這種屈死可



惡不可惡。阿春冷笑道。你們的東家是海蟄。要摘着了割的。說到這裏。便湊到阿金耳朵邊。如是這般的細說一遍。阿金聽說。呆想了一回。答道。茲事體大。只恐露出破綻。這是吃不了。要兜着走的。阿春道。只要有婚喪喜慶的機會。倖遇人多手雜。容易下手。只消你做個引線。自有兄弟們來接引。阿金道。機會是有的。出月初三。是我們東家娶續絃。說定借近西爲禮堂。屆時定有一番熱鬧哪。阿春道。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豈容輕輕放過。翌晨。我帶幾個財神團裏的弟兄。仍到這老虎灶上泡茶候你。千萬不要失約。當下兩人分手。來朝阿春帶着四個綁票匪。到靜安寺路小茶館裏泡茶進點。守了一回。阿金來了。阿春忙替他和四人介紹。搭談了幾句。然後說到本題。一個



叫做毛老哥子的。箇中推爲首領。他向阿金問道。阿金哥你處既有財童。屆時我們來接應。只消你將他引至近西門口。你立即走開。那末由我們動手。事後你可不担處了。我們做事極其公平。在座六人。將來得到了贖款。作十股均派。我和你是內外場主任。各得三股。他們四位各得一股。雖則和你初交。決不願使你吃虧的。當下。一言爲定。阿金因爲要緊去伺候主人。先行作別回去。他們五人坐了一回。也自去幹他們的流氓生活。光陰和箭也似的過去。一剎那亦堂吉期已屆。前回書裏已經說過。不必再提。現在單表掌珠。本由朱媽終日看護。直到黃昏。朱媽先回家照顧門戶。掌珠不肯同去。朱媽便授給阿金看護。阿金本則守候了半天咧。五個弟兄也早以在門外候



久了。他一壁挈着掌珠。一壁向禮堂中走來。等待朱媽走遠了。方好行事。不料掌珠瞧見蘭香在席上飲酒。她便走去。蘭香忙抱她和自己並坐。後來因有兩個女賓沒坐處。亦堂便叫掌珠讓座。掌珠只好走開。阿金暗地瞧科。悄悄地走到她身邊說道。掌寶我伴你到門口去看一回西洋鏡。回進來吃飯。包你有空座咧。掌珠信以爲真。跟着他走到門口。那毛老哥子在對面水門汀上。不知從那裏借來的一具舊西洋鏡。擺在面前。掌珠汲汲奔過去觀看。阿金做假作。摸出三個銅子。遞給毛老哥子。并向他丟個眼色。毛老哥子微微點首。他們倆通的是暗話。丟眼色是告訴他這個就是財童。一壁點頭。就是回答曉得哩。阿金便湊到掌珠耳朵邊說道。你不要走開。我要進去撒。



第四十六回 救同事茶房仗義 綁幼主惡僕生心

一二

尿哪。掌珠不則一聲。要緊看西洋鏡。那阿金回轉身來。見近西門首。却巧人影全無。便一溜烟奔入去。那裏毛老哥子同阿春等五人。把掌珠抱上包車。一拖一推。飛也似的去了。掌珠被阿春抱在懷中。將棉絮塞口。所以不能叫喚。惟有流淚哭泣。正是

安排巧計奴欺主 綁得財神主作奴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生誤會開鎗殺同類 成僵局撕票逞兇頑

却說阿金和阿春等。佈就牢籠。由他把掌珠送入網中。好似眼看鮮魚游去了。方纔回到禮堂中。他初擬報告亦堂。繼思自己脫不了干係。還恐立即派汽車追趕。若然追着了。非但白費心思。而且我一個人要担主使之罪。還是假作不知。好得坐席當兒。沒有人瞧科。不料被茶房阿福看得清清楚楚。見他把女孩子送到門外。一個人進來的。當不因爲他是李公館裏的車夫。所以不曾見疑。直到阿桂盤問。阿福方纔和盤托出。話休煩絮。且說亦堂既得阿桂報告。曉得是家



中車夫阿金幹的。當下叮囑男女僕役切勿吐露口風。並問朱媽道。你可曉得阿金到那裏去的。朱媽答道。他說表弟約他去喝茶的。亦堂只好耐性守他回來再行試探。你道阿金到那裏去的。原來他趕往曹家渡找尋毛老哥子。商量勒贖方法。那掌珠現由毛匪的姘婦秀秀看管。當下衆匪聚議。由阿春寫信。通知亦堂。交郵局寄遞。阿金便和衆匪作別道。東家接信後。勢必差我來接洽。我要緊回去聽信。和你們再見吧。說着。搭電車回轉靜安寺路。他雖裝作鎮靜樣子。來見亦堂。亦堂目光射定了他的面部。問道。你到那裏去的。可曉得掌珠被綁票匪架去了。阿金假作驚呆的說道。掌寶是個小孩子咧。怎麼也會被綁呢。我竟全然不知。還是何時失去的呢。亦堂道。大約是



昨天在近西綁去的。你是在幫的。托你出去偵探。或者得着消息。也未可知。阿金道。若然被綁。早晚總有信來。只怕被拐匪騙了去。這却杳無音信。無處偵查了。亦堂聽說。頗覺不寒而慄。心想。不要阿金壞良心。連帶把掌珠抱去。賣給拐匪的了。而且無憑無證。未便指實他所拐。這却奈何。徒喚哩。正在憂疑莫釋的當兒。忽見蘭香手中執着一封信。走進房來。將信遞給亦堂道。這封信郵差剛正送來。我因見沒有發信人姓名地址。只書名內具三字。疑是綁匪寄來的。說到這裏。亦堂已剖開封筒。抽出信箋。看了幾句。說道。正是綁匪的來信。舅嫂你來瞧瞧。蘭香和勝男。一齊走到亦堂身畔。觀看來函。上面寫道。亦堂先生鑒。敝團因經費支絀。不得已暫以令媛作質。向先生告



第四十七回 生誤會開鎗殺同類 成僱局撕票遇兇頑 四

借一萬金。人銀兩交。接洽地點。指定西藏路沿跑馬廳一帶水門汀上。望速派心腹人於翌日上午半天來接洽。以手執草帽爲記號。自有夥伴前來。此係最低限度。倘不來接洽。延緩三天。便須增加一倍。令媛非常優待。堪以告慰。鐵血團長手啓。月 日

亦堂等看罷來信。抬起頭來。見阿金已不在房門跟首哩。原來阿金恐怕等在旁邊露馬脚。故爾趁他們看信當兒。一溜烟下樓去了。當下勝男說道。只好整備萬金。差人去把掌寶贖回來咧。亦堂道。我想來朝差阿金去和他們接洽。整備五千金取贖。不知他們允不允。蘭香道。一個六歲女孩子。化五千金取贖。也不算少咧。作興允許也未可知。言下。三人一同走下樓來。亦堂便把信上的話。向阿金細說一